

都知道鲁迅先生爱看电影,据李浩、丁佳园编著的《鲁迅与电影:鲁迅观影资料简编》中的统计,鲁迅从1927年到1936年居上海期间,共观影150次以上,其中1927—1930年间观影不到30次,而1931—1936年则超过120次。一年观影15次以上,这个数字不算低了吧?

不过比起曾经与鲁迅先生共同编辑《北平笺谱》的好搭档郑振铎,那“大先生”也就只能算个“普通影迷”。

从《鲁迅日记》中可以查到,鲁迅与郑振铎有过一次共同观影的记载,那是1935年6月16日,“晚仲方(即茅盾)、西谛(即郑振铎)、烈文(即黎烈文)来,饭后并同广平携海婴出观电影”。可惜没有详细记下所去的影院和所观的影片,但愿郑振铎1935年间的日记日后还有发现的机会吧?

存着这个念想,是因为郑振铎1939年的日记在前年的朵云轩秋拍中亮相了。而碰巧我正在编辑这本弥足珍贵的日记,除了做好编校工作,我顺带做起了统计工作。因为我发现了郑振铎这一年频繁观影的记录。

四百格稿纸记录了整整十一页,我这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如此“爬格子”了?既然已经不厌其烦地花了“笨功夫”,那么我也就继续不厌其烦地来罗列一下我的“统计数据”吧——1月:22次,2月:17次,3月:21次,4月:19次,5月:15次,6

入秋雨天,穿上防水带兜帽的黑色冲锋衣,把自己打扮成本地人,信步走入雨幕。有人说,雨天不打伞体现了法国人的随性,被赋予“感受大自然馈赠”的浪漫。我觉得那可能被美化了,原因在于欧洲西部城市的雨季都不分明,任何时候都会降雨,特点是突然而短暂,晴雨转换频率很快,即便淋雨也往往时间不长。

上海的悠长雨季在六七月,梅雨季节的城市雕塑、行道树被雨水点缀,形成“雨珠项链”“水花涟漪”等景观,衬托游移的彩色雨伞,构成动态生活画卷。雨街悠长,生出诗意氛围。晨雨像旧唱片发出沙沙声,雨中的黄浦江、梧桐树与老建筑富有故事性,路面镜像映出酒吧和咖啡馆的彩灯。

巨鹿路和衡山路上,高大的悬铃木湿漉漉的,透出原始粗糙野性的肌理,朦胧之中,王家卫的电影《花样年华》里矜持的苏丽珍,走入了霓虹灯下,上海下雨,淋湿巴黎。塞纳河畔的老城雾气氤氲,清幽淡雅,左岸的石板路雨中闪亮,奥斯曼建筑在雨雾中若隐若现。四周飘逸着玫瑰花香,咖啡酸香和画廊颜料的混合味道。上海和巴黎,是世界上咖啡馆最多的两座城市,空气中的气味是那么相似。

阴色笼罩,街道化作光的海洋。雨势大了,雨珠淋在帽檐上,滴答作响;雨滴飘进脖子里,凉凉的触感,状态有点尴尬。心里自我安慰:入乡随俗是礼仪。今晚不赶路,索性就当个“雨夜剧”的观众,街心花园有晃动的光斑,是一群踮脚跳舞的萤火虫;远处的铁塔,在雨幕中化成灰色影子。凝望路灯下的雨滴,在光束中重重落下再溅起,消失在汽车尾灯橘色的光环中。记起了张爱玲笔下雨夜的愚园路:“红绿灯的影子被拉长了,抛在地上,一汪一汪的,像是水彩画。”

一排铁艺雕花藤蔓的灯柱,在雨中连成橙色晕染的光带。隔着一帘雨幕,对视巍峨教堂高高的尖顶,那是一本石头写的历史书。走过一段斜坡石头路,就是莱努合大街47号,瞥见巴尔扎克故居的铁门与铜牌,宅后的长形花园地势很高,书房一灯如豆,四壁清辉,桌上放着涂涂改改的稿纸与鹅毛笔,还有多少“人间喜剧”藏于其中?走走停停,驻足远眺,塞纳河的钟楼倒影最具魅力:黯黑中水声哗哗,光影跳跃似有缥缈仙境,如雷诺阿名画《加莱特磨坊的舞会》,让人顾盼神飞。

雨中世界洁净轻盈,思绪来回切换。“双城”在地理空间距离遥远,但都是人文高地,有一个相同的名字“光之城”。外滩1.5公里的万国建筑群,与埃菲尔铁塔的战神广场一样,每天“蓝调时刻”与灯光秀期间,游人川流不息直至深宵。去年春节前后,上海豫园灯会海外秀,点亮小巴黎地区著名的“风情园”,惊艳了法国人。今年来自巴黎奥赛美术馆的艺术瑰宝,六月起在浦东美术馆开展,热度居高不下,观众如潮。被法国主要媒体赞誉:为“站在上海看巴黎奥赛”“现象级展览”。

“双城”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记忆,有厚重历史与前卫摩登的融合,各具人文积淀、艺术时尚与精致生活之美。两地的风景、意象及情感故事,有交叉也有叠合,远方不远。一座城,巴黎与上海;一条河,塞纳河与黄浦江,“双城”在东西半球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,彼此欣赏,彼此交流。

月:13次,7月:13次,8月:10次,9月:13次,10月:11次,11月:10次,12月:18次,总共:182次。这个数字是不是得让鲁迅先生也甘拜下风了?

一般情况下,郑振铎是在下午看一场电影,然后去吃晚饭,有可能是与友朋相聚,也有可能回家小酌。但是有十多回,他是日观二片。1939年4月16日,他上午在卡尔登观《红楼梦春怨》,下午分别在大光明观《逃狱》、在大上海观《边境小镇》,创造了个人观影的纪录。

郑振铎那一年所去的影院主要是大光明、国泰、南京、大上海等四家。其中大光明去了56次,是去得最多的一家;国泰52次、南京48次、大上海18次。12月13日日记载:“二时,赴昨夜新开幕之大华电影院(ROXY)看《金玉满堂》Babes in Arms。”半个月后的27、28日,他又去大华看了《精彩环球》《绿野仙踪》两部片子,29日下午特地送妻儿去大华看《绿野仙踪》,他自己则去大光明看了《一世之雄》。

郑振铎所观影片基本均为美国片,偶尔看过几部苏联或法国的片子。他也看过几次卡通片,印象颇佳。他那年还看过一回昆剧、两次话剧,看话剧主要是为朋友陈西禾、李健吾捧场吧!和频繁地出入影院相比,观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



第二次的西班牙旅行归来后,暂且不写马德里、巴塞罗那这样的大城市,先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卡尔德斯。在从葡萄牙的波尔图前往西班牙的圣地亚哥的途中,在一个名曰“国王的温泉”的小镇逗留了一个多小时。

一路陪同的导游在说了“国王的温泉”之后,又用西班牙语说了一遍正式的地名,没有记住。事后我请他写下来,中文是卡尔德斯。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,不是一个旅游景点,我在地图上也没有找到。把罗马文的地名打入搜索引擎,幸好有一些概述。说起来,这座小镇的历史还不短,大约两千年前的罗马人在此地发现了温



岳母刺字 (中国画) 戴敦邦

想起佩斯

吉建富

《戏台》火爆,想起当记者时曾采访过陈佩斯与朱时茂。陈佩斯告诉我,为创作《烤羊肉串》小品,他和朱时茂在大冷天,化了妆去动物园门口,观察“烤羊肉串”人的一言一行,以及现场买卖者的一举一动。朱时茂说:“去了还不止一次呢。”跟着,他问:“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搞创作的吗?”朱时茂告诉我,他带着妻子去陈佩斯家,陈佩斯同他口述,你一言、我一语编着“烤羊肉串”,他和陈佩斯两人的妻子做记录,有的地方要加内容,有的地方被推翻,两人的妻子不厌其烦,既当第一听众,又做“秘书”。当文字稿整理出来后,他和陈佩斯再反复打磨,直到满意为止。

泉,现在在西班牙王国的母体——早年的卡斯蒂利亚王国12世纪时的国王阿方索七世,在原来的地名CALDES后加上了有“国王的”意思的DE REYES,

卡尔德斯的慢生活

徐静波

因此意译就是“国王的温泉”了,行政上属于加利西亚州蓬特韦德拉省,在圣地亚哥西南大约50公里,距大西洋海岸不远。

大巴停下来,我立即被一片清澈的水域吸引了。稍远处,是一座高约百米的小山冈,山上山下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,所谓水域,是一条河流至此地,形成了一片开阔的水塘,水塘周边,长满了青葱的水草,稍稍俯视,游鱼

细石,直视无碍。小河蜿蜒流向下游,水声淙淙,清浅澄澈。

不远处还有一座古桥,名曰贝尔马尼亚桥,初建于古罗马时代,16世纪

时修复,三拱石桥,硕大的灰褐色石块

上,苍苔斑驳,仍在使用。时值上午十一点左右,河畔有一家吃食店,在门口临河的沙地上,摆了几张桌椅,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,或点一杯两欧元的咖啡,或是三欧元的小瓶啤酒,姿态闲适地坐在那里聊天,树荫下并不炎热,潺潺流过的河水更是带来了些许清凉。

我走到旁边的街口,前面有一座不大不小的教堂,早期的罗曼式带一

诗家,顾名思义,即葬有某位诗人作品的坟墓。诗人“不忍弃其草”,故“聚而封之”,是文人骚客的风雅之举,唐宋以来的笔记、诗话中多有记载。不过,今天我要讲的这座“诗家”,不在国内,乃是日本东京平林寺内的一处景观。诗家内所保存的,即中国近代有“诗界革命第一人”之称的诗人——黄遵宪的作品。

黄遵宪,字公度,广东嘉应州人。1877年,随何如璋出使日本,为参赞。他在日本四年,“与士大夫游,读其书,习其事,网罗旧闻,参考新政。辄取其杂事”,陆续作诗一百五十四首,均为七言绝句。内容涉及日本历史、民俗、风土、器物、饮食、方言,以及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新事物、新气象,大抵一诗但纪一事,或数事合为一诗,总之,纪事写实,皆资考证。后结集为《日本杂事诗》,光绪五年七月(1879年9月),由总署以同文馆聚珍版印行,成为国内官员、士子了解日本的必读书。书成之后,黄遵宪很自得,希望与朋友们分享他的快乐。一天,他带着初稿去见日本友源桂阁。此人为黄遵宪所交众多日本人中的一位。源桂阁喜欢汉诗汉学,他一见黄遵宪的诗稿便叹服,希望初稿本能成为他家的珍藏。黄遵宪没有同意,却提出了愿寻一方净土以掩埋此诗稿的要求。源桂阁欣然接受,并主动将“诗家”安置在自家的桂林园中。不过,直到年底,黄遵宪仍未将诗稿交给源桂阁。而源桂阁急不可耐,称“敝园已竖碑铭字”。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(1880年2月2日),他再次向黄遵宪索要诗稿。黄遵宪表示:“择日于梅花开时践此约可耳。”

果然,转过年来,梅花吐蕊,诗家终于落成了。“碑为圆柱形,周六英尺二英寸,高四英尺,其出地面部分计三英尺。碑之阳面,由(黄遵宪)先生亲题‘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家’,旁书‘公度应桂阁属’等字,阴面则源(桂阁)君所作‘葬诗家碑阴志’。”源桂阁的“碑阴志”亦写得十分详尽而情真意切。其中记述了诗家落成当天的盛况:“工竣之日,余设杯酒,邀公度并其友沈刺史、杨户部、王明经昆仲等,同来赴饮。酒半酣,公度盛稿于囊,纳诸穴中,掩以土,浇酒而祝曰:‘一卷诗兮一抔土,诗与土兮共千古。乞神佛兮护持之,葬诗魂兮墨江浒。’余和之曰:‘咏咏事兮着意新,记旧闻兮事事真。诗有灵兮土亦香,我愿与句兮永为邻。’”

这件事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可谓是无二。而源桂阁亦未食言,的确做到了与诗家永为邻。他去世后,被安葬于东京北部的平林寺。其子遵照父亲遗命,亦将诗家迁至平林寺内。

点哥特式的风格,教堂的南侧临马路的小广场上,搭了几个白色的布篷以遮阳,布篷下也有些桌椅,照例闲闲地坐了十几个男女,穿着随意而整洁,年龄大概在五六十岁,在慢慢地啍咬着咖啡或是慢酒,也有人买了一点吃食,照例是闲适的坐姿和愉悦的面容,这样的风景,在西班牙甚或欧洲,随处可见。

同行的一位朋友买了刚出炉的面包,扯了一大块给我,麦香袭人。我往街镇里面走,一条用石板铺设的不新不旧的小街,好像正在举行什么集市,靠一边整齐地排列着搭着遮阳篷的各种售货

中,被敌人的燃烧弹引起的烈火烧身,为了不暴露部队埋伏地点,忍受着剧痛,坚持不动,直到壮烈牺牲,保证了整个战斗的胜利。要知道,那时他正值26岁的美好青春年华!当我继续往下看邱少云的籍贯时,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,那从四川铜梁走出来的热血儿郎,却把壮丽的青春永远地留在了这朝鲜的异国土地上。在烈士名单上,还有用胸膛堵枪眼的黄继光、与群敌同归于尽的杨根思、舍身抢救朝鲜落水儿童的罗盛教等许许多多我熟悉的名字。

中朝友谊塔,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的标志、象征与见证。当我们从友谊塔内走出时,远在朝鲜的我竟感到我和我的祖国是那样的近,那样的近。

十日谈

我和我的祖国
责编:沈琦华

我为自己定了个目标:每年国庆都要向祖国献上一首诗。

摊,主要是衣物和食物,食物摊上摆满了新鲜的蔬果,青苹果、红苹果,色彩鲜丽的橙子、菠萝,类似哈密瓜的网纹甜瓜、孤零零的两个西瓜。蔬菜中,有两种显然不是同一品种的番茄,个头都不大,还有青椒和红椒、西蓝花、黄瓜、荷兰豆、大葱,不知为何胡萝卜都是小小的,居然还有核桃和很小的栗子,没看见绿叶菜。这里94%以上的居民,讲加利亚西亚语。卡尔德斯小镇的人口,现有一万多一点,在一百来年中,有缓慢的增长。

西班牙人每月的养老金大约在八百到一千一百欧元。人们平时的社交,主要就是在户外的咖啡座彼此互相聊天,一般的日用,这点养老金也够了。没有见到打牌,自然也没有麻将和广场舞。稍大一点的城镇,还会有书报亭。与街坊喝杯咖啡或啤酒,在空气清新干净的河边散步,读读书报或看看电视,大半的日子,有蓝天白云。人到了这样的境地,豪宅大邸、香车宝马,感觉也就是浮云了吧。

美美与共『双城记』

吴联庆